

清宫三层戏台地井新探*

刘美宜

清宫最早的三层大戏台为乾隆十六年（1751）所建临时性的寿安宫大戏台。^①此后，避暑山庄清音阁、圆明园同乐园清音阁、寿安宫“持久性”大戏台、宁寿宫畅音阁、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陆续建成。五座持久、常规的大戏台中，寿安宫、同乐园及避暑山庄之戏台先后被拆除或焚毁，现仅存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宁寿宫畅音阁，及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三层大戏台有福台、禄台、寿台三台，在禄台与寿台之间有夹层仙楼，各层之间有天井及踏跺互通，底层寿台则有地井若干，而寿台下方的台基实为设有气眼之半地下室。历来学者对于三层大戏台的结构及演出情

* 本文为欧洲研究委员会地平线 2020 计划“明清宫廷戏剧文本世界的链接与圆合”（Linking the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Theater, ca. 1600—1800）（资助协议编号：819953）阶段性成果。本文亦受英国牛津大学戴维斯奖学金基金（Davis Scholarship Fund）资助，特此致谢。

① 关于清宫首座三层大戏台建造时期的考证，参见彭秋溪《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与连台大戏曲本的变迁》，《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第162—165页。

况多有讨论，而地井作为清宫戏台极具代表性的设施之一，更是备受关注。考察现存史料，内务府记录中明确记载临时性的寿安宫大戏台“前台开地井七座”^①。至于五座常规大戏台，惜由于资料的散佚，未见其地井数量的明确记载，所幸留存的两座戏台保留了部分设施可作旁证。学者对于三层大戏台地井的数量、方位、结构的讨论目前仍存在分歧。以戏曲文本、参演人员之忆述为据者，如周贻白、廖奔、朱家潘等，普遍指大戏台的地井数量为五，而就现存大戏台作实地考察者如俞健、张净秋，以及建筑学者如郭黛姮、吴晗冰对古戏台的考证和测量所得均为六。各家对地井的具体所指及内部结构等解说亦由于所据材料不同而略有出入。此外，若细考现存的建筑图稿，甚至可见“地井”以外的不同称呼。

由于文献记录的缺失、戏曲文本记载的含糊不清，存世建筑又未能完全自证，隐藏在寿台之下，未能被观众及参演人员直接看见的那部分地井及其具体操作，必须综合戏曲文本、各类文献史料，以及参演人员对演出过程的描述方能窥其原貌。故此，本文着眼于三层戏台中地井的设计与使用，梳理前辈学者虽有触及却未被充分利用之戏曲文本、档案文献、清宫建筑图稿样式雷，辅以当代学者对现存两座三层大戏台的实地考察记录，探讨形成分歧的原因，还原地井之原貌，并就其演出情况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 戏曲文献中的地井数量与设施： 以《昇平宝筏题纲》为中心

早期戏曲学界对于清宫三层大戏台之地井的认知主要来自清末参演人员的忆述和戏曲文献的记载。关于地井在演出中的使用，光绪年

^① 《寿安宫搭做大戏台销算银两总册》，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案》，转引自彭秋溪《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与连台大戏曲本的变迁》，《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第163页。

间曾服务于清廷的乐师曹心泉（1864—1938）忆述道：

官中戏台，最大者三处：以热河行宫戏台为尤大；其次为宁寿宫；其次为颐和园中之颐乐殿。内监称此三戏台为“大爷，二爷，三爷”。此三戏台建筑，皆分三层，下有五口井，极为壮丽。有数本戏，非在此三戏台不能演奏者：

（一）《宝塔庄严》内有一幕，从井中以铁轮绞起宝塔五座。

（二）《地涌金莲》内有一幕，从井中绞上大金莲花五朵，至台上放开花瓣，内坐大佛五尊。

（三）《罗汉渡海》有大切末制成之鳌鱼，内可藏数十人，以机筒从井中吸水，由鳌鱼口中喷出。至今此巨鳌切末，仍陈列于宁寿宫戏台上。

（四）《闾道除邪》此端午应节戏也，亦从井中向台上吸水。

（五）《三变福祿寿》此戏在台上分三层奏演。最初第一层为福；二层为祿；三层为寿。一变而祿居上层，寿居中层，福居下层。再变而寿居上层，福居中层，祿居下层。

以上五出，布景伟大，非此三台，不敷布置。他处戏台较小，不能演此大戏也。^①

周贻白《中国剧场史》中亦引此说。^②此后戏曲论者提及三层大戏台时多指其地井数量为五。而朱家潘《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在讨论地井的使用与限制时，又引光绪末年曾在宫廷演出的著名演员杨小楼（1878—1938）的回忆为证，当中也曾提到地井的数量：

至于五个地井，我也没见过从井口出妖，我只见过五个

① 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剧学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5月），第7—8页。原文有文字颠倒与标点误植或缺失的情况，本文所引略有修正。

② 参见周贻白《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23页。

井口出菩萨。有一出戏叫《地涌金莲》，是南府的群戏，昆腔，挺热闹，末了从五个井口慢慢升上五朵大莲花座，上坐五尊菩萨。每一个莲花瓣里都有灯。莲花座是井下有人推磨给托上来的，此外我再没见过从井下出什么东西。^①

从曹、杨二人的忆述中可知，当时演出中所使用的地井数量为五个，台下有器械（铁轮绞盘/推磨）协助将砌末升上舞台。二人的亲身经历构成并印证了戏曲学界对清宫三层大戏台地井数量为五个的普遍认知，其所提到的《地涌金莲》、《宝塔庄严》（又名《宝塔凌空》）等文本亦常在介绍地井的使用时被引以为据。然而地井实指为何，各家之说略有差异。朱家潘认为：“寿台台板有五个地井，井口盖板可以掀开，下去都可以通往后台，实际是地下室，并非五口真的水井。地下室内地面上还有一口真的水井……”^② 龚和德则认为：“所谓地井，实际上是地下室。但地下室中也确有一口真井。”^③ 廖奔和车文明则论及寿台地板下设有地井，而没有明言地井具体实指为何。^④至于五个地井的位置，廖奔引《昇平宝筏题纲》中“随开中间大地井、四角五个地井，板各一块”的记载，指其分布为“中间一个大的，四角4个小的”。^⑤然而细考现存的戏曲文献，大戏台的地井数量及位置却与各家所言有所出入。

清宫三层大戏台上演出剧目众多，其中以10本共240出的大戏之地井使用场景最为多元，且频率亦较上述短篇或单出为高。而在众大戏之中，又以改编自小说《西游记》的《昇平宝筏》对三层戏台的使用尤为突出。此剧除详细记录词曲、宾白、科介、服饰、砌末等

① 朱家潘《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载朱家潘《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页。

② 朱家潘《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载朱家潘《故宫退食录》，第550页。

③ 龚和德《清代宫廷戏曲的舞台美术》，《戏剧艺术》1981年第2期，第44页。

④ 参见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车文明《中国古代剧场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69页。

⑤ 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第144页。

的总本之外，尚存专门记录人员调度及舞台布置指示的题纲，其中对于地井的记载更是补充了总本的不足，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观众所不能目及的台下空间。

《昇平宝筏题纲》（以下简称《题纲》）^①，北京国家图书馆藏^②，《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并附于《昇平宝筏》后。全书 10 本共 240 出，均为四字出目，属于此剧的乾嘉版本系统^③，且为三层戏台的演出服务。^④每出详列上场角色、场上布置、转场调度、砌末安排、角色上下场流程等后台工作指示。《题纲》中，“地井”一词共出现 169 次，分布于 76 出之中。然而由于部分指示实为前出出末的地井安排，却记于下一出之中，故实际使用地井的出目超过 76 出。^⑤

由于戏台上的地井多于一个，要清晰明确地给予舞台工作人员指示，必须加上标示性的字眼作区别辨认。《题纲》中的标示性质前缀多为方位，经整理后可分为九大类，包括：中间大地井、中场前台口

- ① 本文献书名页题作《昇平宝筏提纲》，实为该戏之题纲，故本文行文径作《昇平宝筏题纲》，简称《题纲》，参引文献遵原貌。
- ② 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未能检索到此版本，但《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之《昇平宝筏提纲》首册扉页注明此本“景印北京图书馆藏清内府钞本”，故本文仍采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说。参见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中华书局 1964 年版，扉页。
- ③ 《昇平宝筏》初创于康熙朝，乾隆即位后命张照（1691—1745）据旧本进行改编。现存之版本可按时期及体制分为康熙本、乾嘉本、道光节本系统。据张净秋对现存各版本的归纳分析，乾嘉系统中又有两种不同形态，可按出目字数分为七字本系统与四字本系统。现存各本《昇平宝筏》之版本详情、时期考证及发展流变情况，参见张净秋《清代西游戏考论》第二章“《昇平宝筏》版本考”，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9—254 页。
- ④ 《昇平宝筏》创作于三层大戏台创建之前，在时期较早之康熙各本以及日本大阪中之岛图书馆藏本中均无三层戏台之信息，乃供单层戏台演出所用。而《题纲》所载之指示则按三层戏台各层划分，明确标示所使用之舞台。关于剧本所用舞台变迁之情况，参见彭秋溪《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与连台大戏曲本的变迁》，《文学遗产》2021 年第 5 期，第 165—172 页。
- ⑤ 例如第五本第六出《黑水小鼯》：“上出收了红孩儿时开中场后地井，出小妖。上出下场，随开前台口地井，随彩火二把，出小鼯，全盖板。”以上关于地井的指示不见于前出，而此后另有属于本出的地井使用指示。参见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五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 3b 页。

地井、左台口地井、右台口地井、左边中地井、右边中地井、中场后地井、右场门地井、左场门地井。^①虽然九种地井的叫法均辑自《题纲》，但部分类别如左、右场门地井，仅见于第二本及第三本，而左、右边中地井则不见于此二本中^②，故此不能完全排除《题纲》乃不同时期或不同舞台的拼接本之可能。另外，前、中、后的方位指示实为相对概念，因舞台的地井位置而异，故即使是相同的名称，其实际所指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笔者取《题纲》中方位种类最多的单出，即第二本第六出为例，讨论当时舞台上的地井分布。

第二本第六出《大士降魔》讲述观音菩萨收卷帘大将、天蓬元帅、小白龙、孙悟空，指示他们等待取经人到来并拜其为师，同往西天取经之事。^③此出中菩萨先后前往四者所在之地，利用云杌子、五行山等砌末，以及四徒轮流从所属出入口（如地井、洞门）上下场的行动来显示场景的转换。《题纲》中此出的舞台指示如下：

观音上叹（唱），随开左台口地井，出沙僧，下，盖板。观音又叹（唱），合头完，“戒纳须弥也只是空门游戏”，中场正放云杌子一个，站，下，撒。八戒出洞，随彩火一把。八戒进洞，观音又叹（唱），合头完，“戒纳须弥

① 《题纲》对于各处地井的称呼并不统一，此九种乃综合全书用例，按其方位归类后所得，各位置地井之相关名称包括：（1）位于中间者，除“中间大地井”外，又有“大地井”“中大地井”“中地井”之称；（2）位于中场较前位置者有“中场前台口地井”“中间前台口地井”“中场前地井”“中前台口地井”“前台口地井”“前地井”；（3）位于左边较前者有“左台口地井”“左边台口地井”“左台口小地井”“左前地井”；（4）位于右边较前者有“右台口地井”“右台口里边地井”“右台口小地井”“右前地井”；（5）位于左边中间者有“左边中地井”“左边中场地井”；（6）位于右边中间者有“右边中地井”；（7）位于中场较后位置者有“中场后地井”“中后地井”“后地井”；（8）位于右边场门位置者有“右场门地井”“右场门口地井”；（9）位于左边场门位置者则仅有“左场门地井”。前引廖奔文中所引之“中间大地井、四角五个地井”，为全书唯一一例指向四角者，由于此为多个地井之统称，并非独立方位，故未纳入九大类之中。

② 左边中地井见于第五本、第八本、第十本中，而右边中地井则仅见于第十本。

③ 此出上场人物除菩萨与唐僧师徒外，还有随菩萨登场的惠岸，以及向小白龙宣布玉帝旨意的太白金星与随行神将。

也只是空门游戏”，中场正放云杌子，站，下，撒。八戒见观音面，唱，随开右场门地井，出白龙，下，盖板。金星上，念白时，后场正设五行山一座。白龙下地井，观音又叹（唱），随开大地井后边板，观音叹（唱），合头完，“戒纳须弥也只是空门游戏”，内放彩火一把，盖板。放五行山时，随开后地井出悟空，下，不盖，接下出，下悟空撒山。^①

此出用到“左台口地井”“右场门地井”“大地井”及“后地井”四种，除大地井用于施放彩火外，其余三个分别为卷帘大将、小白龙、孙悟空上下场处。考虑到戏台左右对应的设计，台上应尚有未被使用的“右台口地井”与“左场门地井”，即该舞台应该最少有六个地井。而此出没有提及的“中场前台口地井”（或称“中间前台口地井”），在同样有“场门地井”的第三本中不时与左右台口地井同时出现，显示台口位置横向应有三个地井，故若第二本与第三本所用戏台相同，则台上地井数至少为七个。假如《题纲》非拼接本而是一个完整版本，而将第二、第三本所无之左右边中地井也计算在内，则地井数量甚至达九个之多。

《题纲》的地井操作指示亦透露了其中设备如盖板等的细节。例如开合地井时，头本第二十四出《锡福大会》指示“开中间大地井、四角五个地井板各一块，板拿下来”^②、第三本第一出《黑熊炼汞》“开中地井后边板二块”^③、第三本第十九出《镇元擒僧》“开前台口地井板四块，下师徒四人”^④、第六本第二十三出《咒大王妖》“咒大王出洞，随开大地井前边板一块”^⑤。从这些指示可知地井上的盖板并非一整块大板，而是由多块小板组合而成，可按演出需要局部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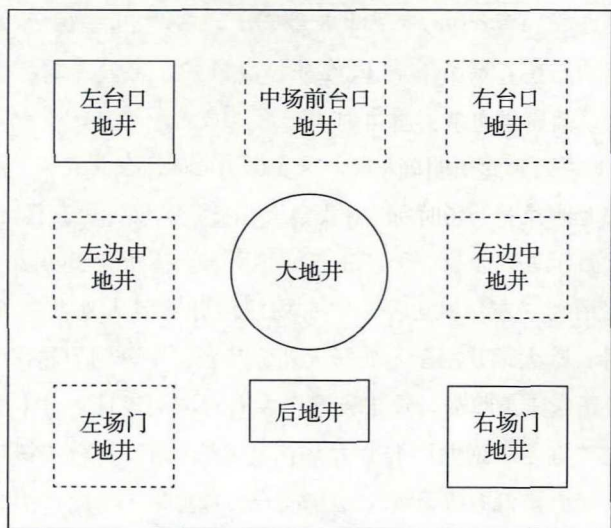
①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二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5b—6a页。

②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头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6a页。

③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三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a页。

④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三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2a页。

⑤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六本，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4b页。



图例:

—— 第二本第六出所使用的地井

----- 见于《题纲》，但该出未有使用的地井

图1 《昇平宝筏题纲》第二本第六出地井分布示意图

(图上方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

合。这些小板的数量可达四块以上，中地井之盖板甚至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

地井中除盖板外，还设有供演员上下场之踏跺。《题纲》中提到地井踏跺者共两处，分别在第四本第十七出及第五本第十七出。第四本第十七出《法场明冤》讲述唐僧在宝象国中被诬，行刑之际孙悟空闯入法场营救，以及柏宪、百花羞父女团聚之事。其中与地井相关的指示为“悟空见柏宪面，随开左台口地井，下虎，悟空念白‘代（待）我先救我师父咀（咱）’，随彩火一把，出唐僧，盖板，搭垛面向北”^①。当中虽仅有“搭垛面向北”一句，没有明言此踏跺的位置，但该出剧情并没有在舞台上使用踏跺的需要，仅唐僧从地井上到舞台

^①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四），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0b页。

和撤下虎笼的段落有用到踏踩的可能，故笔者推断此处所指应为地井中之踏踩。而第五本第十七出《收伏鱼精》则讲述孙悟空等收伏天河鱼精、救唐僧之事，出末有老鼋为此前来报恩，背唐僧师徒过河的情节。《题纲》此出明确指示“大地井搭垛面向西放”^①，此踏踩应为老鼋从大地井上下场时所用。^②

综合上述观察，《昇平宝筏题纲》中对于地井操作的指示，显示在该演出中戏台的地井数量最少有六个，若采较宽松的计算方法，甚至可能多达九个，与普遍认为的五个有所出入。地井有由多块小板组合而成的盖板以及踏踩，各按需要弹性使用。《题纲》中这些不见于总本或是其他工作本的内容，补充了我们对演出期间戏台运作的认知，却同时亦揭示了地井的实际情况比以往论者所言更为复杂。除地井数量与方位外，盖板的安排、踏踩的情况等在戏曲文本中并未细述，仍然有待进一步厘清。

二 清宫样式雷中的三层大戏台地井结构

《昇平宝筏题纲》作为舞台演出的工作手册，从侧面透露了戏台设计及设施的操作运用，但要更准确地了解戏台与地井的全貌，仍需参考建筑史料及建筑物本身。承上文所言，目前除寿安宫临时性大戏台外，未见关于其他大戏台地井数量的明确记载。虽然部分戏台今已不存，所幸仍有一些兴建或修缮时所作之建筑图稿样式雷图档被保存下来，可作为探讨戏台地井设计与操作时的参考，而尚存的两座大戏台亦可作为旁证。据吴晗冰统计，清宫各常规三层大戏台现存样式雷数量见表1：

-
- ① 张照等《昇平宝筏提纲》（五），载《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13a页。
 ② 此出在舞台上另设有一对踏踩作协助表演之用。此外，老鼋作为唐僧师徒八十一难中最后一难的考验，在第十本第十六出再次出场，但该出虽有踏踩的操作指示，却与地井无关，其踏踩设于舞台上，为老鼋翻众人下水时所用。

表1 清宫三层大戏台现存样式雷数量^①

戏台	现存样式雷数量
避暑山庄清音阁	暂无
圆明园同乐园清音阁	24
寿安宫大戏台	暂无
宁寿宫畅音阁	7
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	6

五戏台当中以圆明园同乐园清音阁所存样式雷数量最多，亦是笔者所能见之三层戏台样式雷中唯一存有地井部分的。此外，由于《昇平宝筏》多在同乐园清音阁大戏台上演出，前述《题纲》所载亦较大机会是同乐园戏台上的舞台安排，两者之间可互相印证、补充。

同乐园清音阁三层大戏台约建成于乾隆二十二年^②（1757），其后时有修缮，并曾于道光十八年（1838）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建，而咸丰九年（1859）亦曾进行整修。现存同乐园样式雷中时期可考者，主要来自这两次修整。^③

道光十八年的样式雷图档中，存有清音阁寿台（即戏台下层）以及戏台底下半地下室的建筑结构资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音阁戏台扮戏楼后楼下层地盘样》^④（图2）中，绘有寿台的台面铺板情况。

① 整理自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60页、第88页、第110页、第122页。

② 关于圆明园同乐园清音阁三层大戏台建成时间之讨论，参见彭秋溪《圆明园“同乐园”三层戏楼建立新考》，《戏剧研究》第27期（2021年1月），第1—36页。

③ 据郭黛姮的考证，现存同乐园清音阁样式雷中有利用乾隆年间旧图重新贴签作呈样者，然而该图并不包含详细的地井结构。参见郭黛姮、贺艳《深藏记忆遗产中的圆明园——样式雷图档研究》（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④ 本文中凡已影印出版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其题名及档案编号格式，均以《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所载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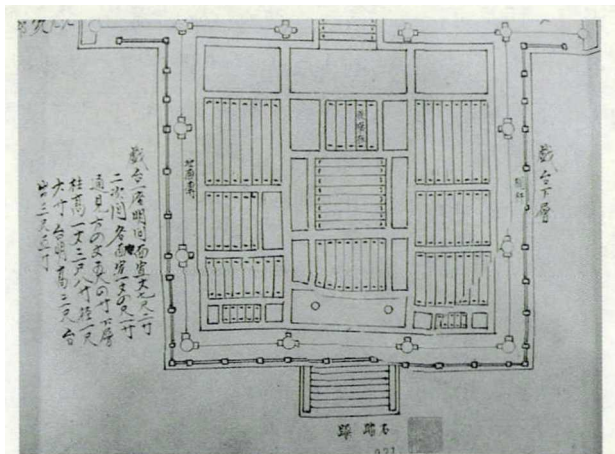


图2 《清音阁戏台扮戏楼后楼下层地盘样》(局部), 国家图书馆藏
(样式雷编号 021—0016, 图上方为后台方向, 下方为观众方向)^①

从图中可见戏台下层被划分为多个区域, 其中铺有可提起揭开的提环板之区域共有十一区, 大致可分为左、中、右三组, 左右各四区, 中间三区。各区铺板长短不一, 而数量则由四块至八块不等。戏台左右区域并非完全对称, 台右(图2左部)近中场的提环板较之左边少两块, 而多一个固定的构件。戏台正中心的一组铺板为东西走向, 而其余则为南北走向。此十一区揭开提环板后均与台下的半地下室相通。

《清音阁戏台地井地盘样》(图3)则显示了戏台底部半地下室中地井以及其他建筑结构的情况。图中可见半地下室中间有一口圆井, 四周设有攏架, 而以其为中心, 围有六个方形结构, 为方便论述, 暂称之为“方井”^②。六方井之中有标示为踏蹠的构件, 各踏蹠位置与朝向并不一致, 按前引《题纲》的摆放指示推断, 图中所绘之踏蹠

①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第30页。

② 六个方井之名称可据其他同乐园样式雷考证为“地池”, 本文第三节将就此进行详细讨论。

可能并非固定，而是可按演出需要移动或拆除的设备。该图所示之七井与戏台地面铺板（图2）的其中七个区域相对应，提环板揭开后，下方即为半地下室中各井，不过亦有部分区域的板下没有设置特定设施。此外，从此图题名可知对于样式雷绘制者而言，所谓“地井”并非指寿台台板，而是地下室中之设施，而图中被明确标示为“井”者仅中心圆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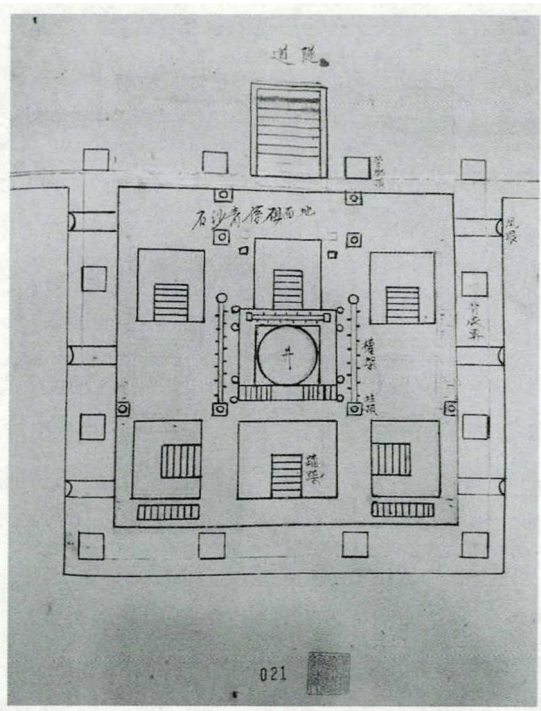


图3 《清音阁戏台地井地盘样》（局部），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编号021—0015，图上方为后台方向，下方为观众方向）^①

而在咸丰九年的样式雷中，《同乐园戏台铺板准底》（图4）所示与道光年间的铺板模式一样，将舞台划分成十一个由提环板组成的区

①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第31页。

域，其位置分布与前代大致相同，但每区的板数有所增加。而《同乐园戏台承重楞木气眼隧道准底》（图5）则进一步提供了板下支撑结构的资料。图中可见楞木的安排与提环板的区域分布配合，板下预留了进出地下室的空间。然而，虽然大部分提环板区域下并无楞木，但仍有部分区域实际上并非完全畅通无阻地直通地下室，例如左右台近中场处底下没有方井的两个区域。在此设计中，这两区的提环板虽然仍可打开，但下方楞木的存在，使可供演员和砌末通过的空间受到一定局限。^①至于半地下室中的情况，则可参考《同乐园戏台罐座尺寸准底》（图6）。^②该图虽然旨在显示中间圆井所用之罐座尺寸，但同时绘有周遭六个方井。六方井在此图中盖有提环板，六组板块均为东西横向，与同时期的《同乐园戏台铺板准底》（图4）中六方井对应处地面铺板的南北纵向不同。郭黛姮指此为“6个方井盖板后的状况”^③，由是可知寿台底下的机关实际上有两重盖板，一重是寿台台板，另一重是井体自身的盖板，两者铺设方向相反。

- ① 与图5内容及结构接近的尚有绘制时期不明的《同乐园戏台地平楞木地盘糙底》（样式雷编号021—0003—02）。在该图中，左右台近中场处底下没有方井的两个区域，各另置有两根楞木，将整个区域分成大小接近的三份。《同乐园戏台承重楞木气眼隧道准底》（图5）中，上述区域中两根楞木之间的距离较该图宽，可供演员或砌末通过的空间也比较大。然而较之其他底下有圆井或方井的区域而言，两图中这两个区域的使用空间均受到一定的局限。参见《同乐园戏台地平楞木地盘糙底》，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第36页。
- ② 除图6外，展示台下空间的样式雷尚有《清音阁戏台地井地盘样》（编号021—0014—02），郭黛姮以图中气眼剖面为长方形，与咸丰其他图中作梯形不同，认为此图为道光十八年修缮时绘制；吴晗冰则以图中修改处与咸丰朝其他图档之修改细节相同而认为是咸丰时期绘制。由于此图圆井与方井数量与《清音阁戏台地井地盘样》（图3，样式雷编号021—0015）同，且分布位置及构件相近，故不赘述。参见郭黛姮、贺艳《深藏记忆遗产中的圆明园——样式房图档研究》（三），第173—174页；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226页。
- ③ 郭黛姮、贺艳《深藏记忆遗产中的圆明园——样式房图档研究》（三），第1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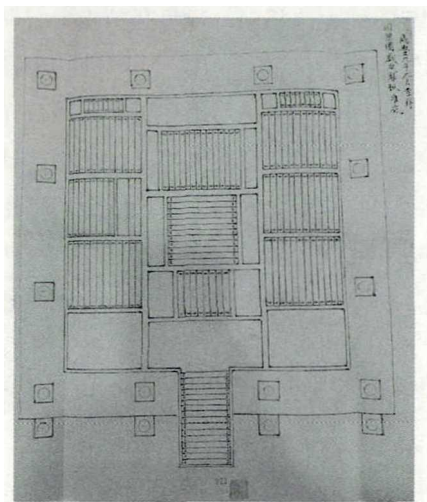


图4 《同乐园戏台铺板准底》，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编号021—0008，图上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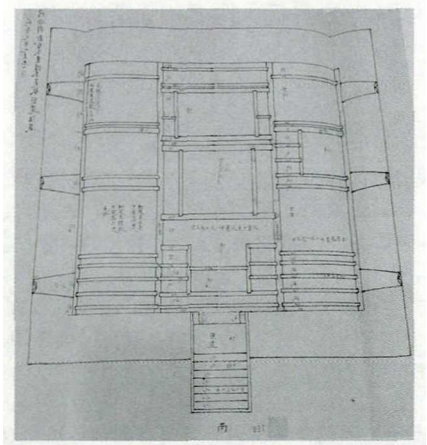


图5 《同乐园戏台承重楞木气眼隧道准底》，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编号021—0007，图上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②

①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第34页。
②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第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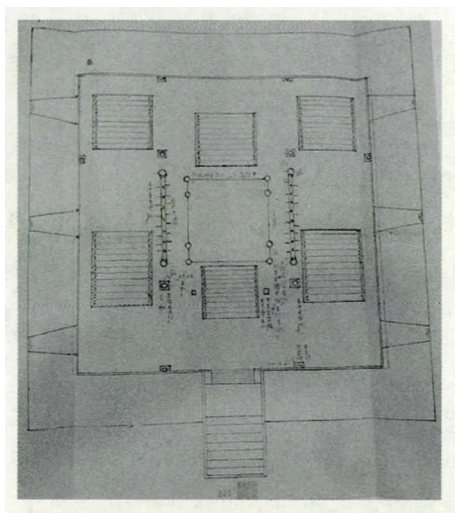


图6 《同乐园戏台罐座尺寸准底》，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编号021—0012，图上方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①

从以上样式雷图档可知，三层大戏台底层舞台地板大部分采用可活动的提环板设计，形成十一组通道通往半地下室，其中七组下方有对应的设施及踏踩，设施位置以中间的圆井为中心，外围绕六个方井，且另设盖板。其余四组虽能与地下室相通，下方却没有特定设施。

上述样式雷所反映的是道光以后同乐园清音阁半地下室中的设施情况。此前的同乐园三层大戏台地井数量与分布虽无记录，但据内务府档案对地井用绳的记录推测，其数量也可能并非普遍所认为的五个。嘉庆三年（1798）《同乐园戏台地井上应用绒绳丝绳清册》记载：

同乐园戏台上地井应用：

长十五丈、径一寸五分白丝绳四根，折长九百丈。每丈用丝三两，计二千七百两……黄绒绳四十二根，内：长九丈五尺，径一寸五分，七根，折长九百九十七丈五尺；长三丈五尺，径一寸二分，二十八根，折长一千一百七十六丈。共折

^①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第37页。

长二千一百七十三丈五尺，每丈用绒三两，计用黄绒四百七斤八两五钱。长三丈，径七分，七根，折长一百四十七丈，每丈用绒二两五钱，计用黄绒二十三斤十五两五钱……^①

记录中第一组白丝绳为4根，每根长约48米。第二组黄绒绳包含3种不同尺寸，共42根，少者7根，多者28根，皆为7的倍数，3种的长度由约10米至30米不等。^②由于白丝绳与黄绒绳均按所需长度及粗细从原料开始制作，理论上不会在使用时再加以裁剪，故无论台下地井是否多于5个，4根白丝绳显然不能平均分配给地下室内所有地井设施，但每种数量均为7的倍数的黄绒绳则有平均分配的可能。半地下室中的水井若以现存的戏台为参考，其深度可能超过10米^③，白丝绳似乎是专供包含水井的中间地井所用。^④至于黄绒绳，虽然有

① 《同乐园戏台地井上应用绒绳丝绳清册》，嘉庆三年（1798）四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呈稿》，档号：05—08—006—000024—00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现代尺寸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所载换算。参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页。

③ 据张净秋的观察，宁寿宫大戏台中央地井中的“导向槽中间插有一根长方体铁制叉，其长度约有10米以上……”，参见张净秋《清宫三层戏楼结构新探》，《戏曲艺术》2010年第2期，第104页。至于颐和园地井深度，俞健指其为10.1米，而吴晗冰则指其“至少9米”，二说分别参见俞健《清宫大戏台与舞台技术》，载周华斌、朱联群主编《中国剧场史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页；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163页。

④ 据《乾隆四十年灯裁承做热河活计档》所载：“（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员外郎四德呈为热河清音阁大戏台地井应用白丝绳四根，年久糟旧，难以应用，请交该作照样打做白丝绳四根，再同乐园大戏台井绳亦属糟旧，请交该作照样打做白丝绳四根……”此大戏台地井用绳损耗替换的记录，仅白丝绳被指“年久糟旧，难以应用”而需要重新打造，未有提及黄绒绳者。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另有关于同乐园大戏台上四根白丝绳“用久糟朽，不堪应用”而需要重新制作的记录，虽然其中并未注明使用白丝绳的设施，绳索长度与粗细亦与嘉庆之记录稍有不同，但此条记录同样未提及黄绒绳。参见《乾隆四十年灯裁承做热河活计档》，载邢永福、师力武主编《清宫热河档案》（第3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乾隆二十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可能依地井大小按比例分配，但按戏台设施左右对应的原则，以数量最少的一种（7根）为据，若按大小比例分配给五个地井，则最大者与最小者之间差距达三倍，两者体量差距未免太悬殊。因此，比较合理的可能做法是平均分配给七个地井设施，用于圆井和六个方井的相同部件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两座三层大戏台半地下室的地井数量，与同乐园清音阁样式雷中所见数量并不相同。据张净秋的考察，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共有地井六个，“中间一个大的，北边两个小的，南面三个小的”^①。目前虽然未见此戏台的样式雷或其地井相关文献资料留存，但从宁寿宫畅音阁现况（图7）可见其底层舞台的地面区域划分与同乐园清音阁铺板相近，其与清音阁之最大区别在于铺板下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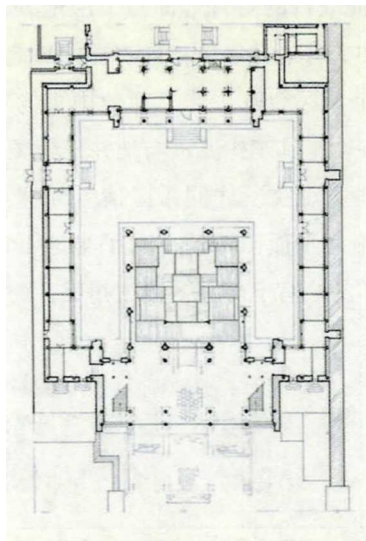


图7 故宫宁寿宫畅音阁总平面图（局部）^②

（图上方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

- ① 张净秋《清官三层戏楼结构新探》，《戏曲艺术》2010年第2期，第104页。
② 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74页。（吴氏原图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对应地井设施较少，缺少了中间地井北面的一个。然而，目前未知缺少的一个到底是不在戏台最初的兴建规划中，还是建成后在后来的修缮中被移除。

而德和园大戏台的井体分布，又与宁寿宫略微不同。建于光绪年间的大戏台在设计上虽然参考了前代，但也因应德和园本身的地形和空间，以及附近院落的安排而重新调整。^①此戏台目前同样未见地面铺板与地井样式雷资料，但俞健曾于实地考察后在其文章中记录戏台地下室所见各种设施及其尺寸，获知地下室中间有深 10.1 米的砖井一口，其东、西、北三面有五个深 1.28 米的水池。^②而曾经参与德和园戏台修复工作的吴晗冰在其论文中亦对戏台各项设施及数据作详细的文字与图片记录，从其所述及文中所附之德和园大戏台半地下层平面图（图 8），可知此戏台的寿台地面与下层地井相对应的位置铺有提环板，半地下室中央有地井一口，且“在中央地井的东、西、北三面还环绕着地池五个，深约 0.4 米，地池中央为方形梓池，深度不明，其上放置木架一个，其工作原理与地井贯架类同，用于升降舞台道具”^③。其所谓地池即上文所述同乐园清音阁样式雷中围绕中间圆井之方井。^④吴氏所附之平面图清楚展示了半地下室中各项设施的位置，与张净秋所描述的故宫宁寿宫畅音阁相反，德和园戏台中间地井

① 关于德和园的设计和方案调整，参见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 2021 年，第 137—150 页。

② 参见俞健《清宫大戏台与舞台技术》，载周华斌、朱联群主编《中国剧场史论》，第 447 页。

③ 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 2021 年，第 165 页。吴晗冰对地池深度的记录与俞健观察所得不同，可能是因二者所量度的不是地池中的同一部分，俞氏所量度的部分可能是地池中心较深的梓池，而吴氏所指则为外围的地池。关于其结构以及地池的名称问题，本文第三节将做详细讨论。

④ 吴氏所见地池中放置了升降舞台道具的木架，却未见本文图 3 中供演员上下之踏跺。由于两者皆为非固定的大型器械，平常可能并不会同时放置在地池之中，而是按实际的演出需要进行设置或移动。

以北有三井，而以南则有二井。虽然在张氏的记录中未提及各地井的形状，但两戏台地井总数皆为六个，在数量上均较同乐园清音阁样式雷所示的七井（一圆井六方井）少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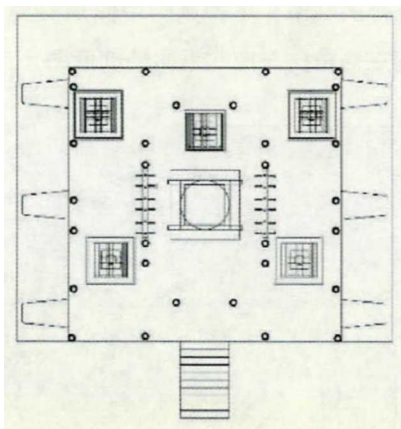


图8 德和园大戏台半地下层平面图^①

（图上方为观众方向，下方为后台方向）

综合上述样式雷图档、内务府文献，以及学者实地考察之记录，可见清宫各个三层大戏台半地下室的地井虽遵从着一定的设计原则，例如皆以中间圆井为中心，在外围绕规模较小之方井，但各戏台方井之数量及位置并非完全相同。

三 “地井”与“地池”

现存的样式雷图档中，还存有三层大戏台的舞台设施结构图及操作说明。其中对地井结构的描述透露了中央圆形水井与半地下室中其他方井在建造者眼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独立设施：圆井为“地井”，而方井则被称为“地池”。

^① 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163页。

《同乐园戏台地井（平立样）》（图9）一图包含了戏台地井设备的结构及《地涌金莲》演出中金莲砌末的使用安排。其图面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左上为《地涌金莲》砌末示意图，右上及中部为中间地井井口各项装置的细节，下部则为中间地井的“面宽立样”与“进深立样”，亦即东西横向与南北纵向的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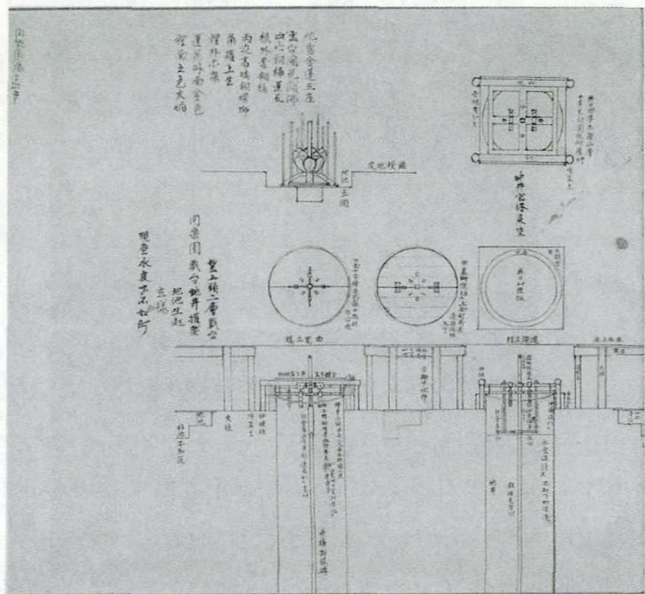


图9 《同乐园戏台地井（平立样）》，国家图书馆藏

（样式雷编号 021—0013）^①

该图的左边近中间位置标有“同乐园戏台地井攢架地池生起立样”字眼，全图的信息亦确实可分为地井与地池两部分。图档左上的金莲砌末示意图中绘有其设置处的地形，并注明“地池五个”，可知此砌末设置于五个略低于半地下室海墁地皮，且中心下凹的地池之中。地池作为半地下室的其中一项固定设施，亦被纳入中间地井的剖

① 郭黛姮、贺艳《深藏记忆遗产中的圆明园——样式房图档研究》（三），第176页。

面图中。在图档下部的“面宽立样”左面边缘，以及“进深立样”右面边缘，均绘有地池。“进深立样”右面标有地池深度，虽然字迹不清，但按图示比例看来应属于浅池。而地池中间又有“梓池”，此亦即金莲砌末图中地池中间下凹处，“面宽立样”左面注明梓池“不知深”。从图中地池与中间地井的距离及半地下室柱体的位置可知，地池分布于中间地井四周，实际上亦即其他同乐园地井地盘样式雷中围绕中心圆井的方井。《地涌金莲》砌末示意图中所指示使用的即为此设施，而并没有使用中间的地井。与此同时，该图右上与中部之间另有“中井宝塔灵空”字眼，显示《宝塔凌空》（又称《宝塔庄严》）演出所用非地池，亦仅使用“中井”一个。其所用之设施不单与图中的《地涌金莲》不同，数量上亦与前引曹心泉在清末所见，以及现存《宝塔凌空》文本^①所载的五个地井不同。

样式雷制作者在《同乐园戏台地井（平立样）》中明确地将地井与地池区分开来，两者用途虽有重叠却并非完全相同，且其建筑结构各异。对于戏台建造者而言，“地井”是一种狭义的特指，专指半地下室中央的圆形水井。但在演员、观众乃至剧作家眼中，地井的含义相对较广，从中央圆井、可作升降用途的地池，到接通寿台与半地下室的提环板通道，皆可纳入。前文所引曹心泉及杨小楼对清宫演《地涌金莲》的回忆，即把金莲上升的地池归入地井之中。此外，《昇平宝筏题纲》中所出现的九种不同地井，亦可能是广义的地井。前文提到台面铺板样式雷中有四个寿台台面提环板区域下方并无对应设施，其中两区底下的空间或可供人通过，其位置符合《题纲》所载地井种类中“左、右边中地井”的描述。由是则地井所涵盖之处可以进一步延伸至戏台地板上铺有提环板，揭开后可与半地下室相通，但底下不必然有井或其他固定设施的通道。据同治十一年

^① 《故宫博物院藏清官南府昇平署戏本》录有三个不同版本，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官南府昇平署戏本》（第19册），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176页。

(1872)昇平署《记载档》所载，宁寿宫戏台用“地井垫板十块”“地井梯子九个”^①。虽然记录中未有明言地井数量，却可由此得知当时最多能同时由九处不同位置利用梯子爬上舞台，从数字上看来与《题纲》的地井种类数相符。至于垫板，若中间地井如《题纲》所述分为前后两区，则十块垫板在数量上亦符合。

此广义的地井亦解释了其他清宫戏台实际地井数量与戏曲文本中的数量不符的问题。举例而言，重华宫室外单层戏台^②之下仅有水井一口，然而为单层戏台演出而编写的大阪中之岛图书馆藏《昇平宝筏》中却出现至少四个位置不同的地井。^③据吴晗冰考察所见，重华宫“戏台地面铺地板，地板两端有提环可将地板提起下至台下地井”^④。而现存重华宫样式雷中，有一幅《重华宫漱芳斋殿前戏台地盘图》^⑤，其中的戏台铺板图样虽然与吴氏对其现况之描述不完全相同，却与三层戏台样式雷中地井与地池的分布状况相似。该图包含院落平面、戏台及后台一层地面铺板、天井仰视、戏台剖面等内容，其中戏台地面铺板部分共有七组提环板，以中间一组共九块的提环板为中心，四周围绕六组规模较小之板：北面近台口处三组，每组由五块小板组成；南面三组，其中近左右场门处的两组由四块小板组成，而

① 《记载档》（同治十一年五月立），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25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704页。

② 此戏台设有阁楼，部分学者将其归类为二层戏台。然而由于此台可供表演的空间仅一层，故笔者将之归为单层戏台，与拥有多层表演空间的三层大戏台相对应。

③ 陆大伟曾就该版本的地井使用做统计，其讨论虽以三层大戏台为基础，但亦指出该版本“舞台指示中除了天井和地井，只提到没有命名的一层大平台”。大阪藏本中的地井用例及统计资料参见陆大伟《从大阪藏本〈昇平宝筏〉中的舞台指示看清朝宫廷大戏舞台艺术的某些层面》，载朱万曙等主编《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110页。此外，大阪藏本《昇平宝筏》中没有任何三层戏台信息，据彭秋溪的考证，应为未三层化之“重檐单层”演出，参见彭秋溪《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与连台大戏曲本的变迁》，《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第165—172页。

④ 吴晗冰《清代皇家戏台及其样式雷图档研究——以德和园、同乐园三层戏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第66页。

⑤ 《重华宫漱芳斋殿前戏台地盘图》，样式雷档案编号166—00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位于中间提环板正后方的一组，则只有三块小板。重华宫戏台样式雷显示该戏台上有多于一个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且并非所有通道均直接与地井相连。故大阪本《昇平宝筏》中所提及的多种地井，也应是指广义的地井，即提环板通道，而非特指舞台下方之井体本身。

“地井”一词是特指还是泛指，取决于档案或文本的目的与用途。从舞台建造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建筑图稿，样式雷所标示的结构及设施必须追求精确无误，以用于施工；而对于剧作家和演出工作本编撰者而言，演出所用台本或供帝后观剧时阅读所用安殿本，所考虑的更多是操作上的变通性和文本的可读性。由于剧本的演出舞台并非固定，在工作本中采用广义的地井可以给予工作人员更多的弹性。并且，观众视野无法看见半地下室中的机关，更无法分辨此中各项类近的设施，故对于供边看戏边阅读的本子而言，只需要为观众提供戏台下方有砌末或人物升降的信息，采广义的地井即可。太精确的器具描述和方位指示，反而会增加阅读成本，造成迷惑，影响观剧体验。

地井与地池虽然在建造者眼中有别，但就升降砌末与演员之事而言，两者实际上具相同功能。然而，无论是前引同乐园清音阁的《地涌金莲》砌末安排，还是曹心泉与杨小楼所见之演出，抑或是其他大量使用地井的三层大戏台表演，不管它们使用中间“地井”与否，在目前可见的戏曲文本与文献记载中，其同时使用的数量均不超过五个，并没有将全部升降装置投入使用，此亦造成日后论者对地井数量为五的误会。这种使用数量上的安排，实际上有舞台呈现上的考虑，顾及了观众的视觉限制以及演出中其他砌末和演员的动线。在使用地井或地池上升并安置大型砌末于台上时，由于视觉上的错觉效应，从位于台前正中处的观众角度看来，左右两边的前后排砌末即使在同一纵线上，一前一后的距离足以令两者在视觉上错开，不至完全重叠。但舞台中线上地井与地池的位置若在同一场景中安置大小相若的砌末，则会出现位置较后者被较前者遮挡的情况。故为达到最佳的舞台效果，一般同一时间不会使用超过五个地井或地池。而且《地涌金

莲》的演出据其文本所载，在升起五朵金莲的同时，还安排众优昙菩萨从两场门上场，待天井降下极乐世界匾后才请莲中五佛现身说法、献瑞。即使五朵金莲及莲内之佛为表演的重点所在，地井与地池之使用，仍然需要配合场上其他演员及砌末，留下适当空间。

结 论

通过综合舞台演出工作手册如《昇平宝筏题纲》、建筑图稿样式雷图档，以及学者对现存清宫三层大戏台的实地考察记录，可知其地井无论是在定义上还是在数量上皆非定规。其对于建造者而言，特指戏台底下半地下室中间的圆形水井，而其他方井则称为地池；对于剧作家和观众而言，地井则多为泛指，涵盖了地井、地池，甚至包括戏台底层地面铺板处通往半下地室的通道。此外，不同戏台的设施数量存在个体差异，而表演时的选用也会视乎演出内容与舞台配置做调整。本文尝试利用多方面的材料，厘清历来对地井数量与结构上的分歧与误会，补充对三层大戏台认知上的缺失。同时，亦冀以地井为例，打通不同领域之研究，使文学、戏曲表演艺术、剧场建筑等范畴的讨论得以互通。除此之外，对于地井这一清宫戏台代表性设施的进一步认识，不单有助我们重新审视戏曲文本以及清宫演出的安排与规模，亦将有助探讨清宫演剧之变迁与戏台结构之关系。

（刘美宜 英国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博士研究生）